

守护“蓝鲸”

■隋一范 王冠彪



清晨,海面升腾起一层薄薄的雾气,在阳光的照耀下,像是一层纱笼罩着码头。

突然,一阵哨音划破了宁静,像是一首进行曲,宣告崭新的一天来临。此时,北部战区海军某部潜艇机电部门官兵早已集合上艇,忙而有序地展开出航前的各项准备工作。测试仪器、检查设备……潜艇里高温、高湿、高噪声,白天看不见太阳,晚上看不到月亮和星星。

在潜艇部队,机电专业官兵有“蓝鲸心脏守护者”的美誉。他们负责的动力保障,相当于守护潜艇的“心脏”。“上艇最早、下艇最晚”是他们的真实写照。

登上潜艇,进入舱室,机器的轰鸣声冲击耳膜,艇员们穿梭不息,口令声此起彼伏,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。

“二舱舱底出现大量烟雾,疑似设备起火!”某艇员队在深海开展演练任务时,机电长范旭突然向全艇下达命令。官兵闻令而动,奔向各自战位,穿戴防护装具、准备灭火器材,按部署展开损害管制,圆满完成任务。

指挥控制舱中,一排排指示灯不停闪烁,屏幕上的数据不断更新。带领着这个占全艇人数近三分之二的队伍,机电长不仅要负责潜艇航行期间各项生活保障,还需要承担着险情故障的处置,压力之大可想而知。

从军23年,从初出茅庐的稚嫩青年到掌握潜艇全部8个专业的老兵,范旭带头处置各类故障上千项,研究提出创新成果10余项。

“装备是有生命的,我的工作就是守护潜艇的‘心脏’‘血液’和‘神经’。”

我们付出多少,装备就会在战斗力上回馈我们多少。”在范旭心中,潜艇上各种装备的安全稳妥总是排在第一位的,他每天都要巡检潜艇两次。爬过陡峭的舷梯、穿过狭窄的通道……每次巡检下来,范旭的衣服总是被汗水浸湿。

这天,技师王鹏飞如往常一样钻进舱内,蜷缩着身体,仔细检查每条管路,作业服沾满油污。突然,他趴下身子,紧贴某道管路,用仪器测量管路情况。“管路上有漏点!再查”,几个针眼大小的锈点被王鹏飞“揪”了出来,一处安全隐患被及时排除。

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,王鹏飞多次挑起重担。某次出航检查中,排水装置突发故障,需要在密闭高压的水柜中进行排故。王鹏飞二话没说背上工具,戴上头灯,弯着腰钻进了狭窄的水柜。

柜门关上后,在漆黑狭小的空间里,王鹏飞心中难免产生一丝恐惧感。“吡吡吡……”没过多久,舱室内开始注入高压气。王鹏飞一边不停地吞咽,让鼓膜两侧的压力达到平衡;一边自我鼓励,舒缓紧张的情绪。

没多久,他就排查出了故障位置。他用尽全力扳动着拳头大小的螺栓,这样一干就是8个小时。

“机电兵的工作就是这样,随时都要迎难而上。”说起这些,王鹏飞总是云淡风轻。“可正是因为有我们机电兵的努力,全艇的电力供应才更加安全可靠。”

各种未知的风险挑战总会不期而至,而机电兵面临的更是艇上的辛苦活。“现在条件比过去的老艇好多了,我们要知足常乐!”这是王鹏飞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在机电兵的“小”世界里,他们将辛苦唱成了快乐的歌。

二

电工副操纵长雷磊磊没有想到,动力专业出身的他会从事电工专业,而且一干就是7年,并在岗位上荣立二等功。

那年,雷磊磊毕业后来到艇员队。看着眼前这个朴实敦厚的山东汉子,考虑到电工专业干部力量薄弱,领导决定

让他转岗任职。

此前,雷磊磊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陌生的专业,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“门外汉”。面对陌生的环境、严峻的考验,如何尽快适应角色,完成转变?这个山东汉子把心一横:“干!”

潜艇的电气系统复杂有序,犹如人的神经遍布全身。如此精密的系统让第一次登上潜艇的雷磊磊看呆了。

为了尽快掌握艇上的电路布局和功能作用,刚刚入门的雷磊磊白天上艇跟老同志钻舱室、摸设备,晚上熄灯后打着手电筒在储藏室学原理、背规程,经常忙至深夜。

一次出海任务中,潜艇的某应急设备功率持续降低,眼看就要降低到极限值。

来不及多想,雷磊磊针对突如其来的特情,立刻制订专项方案。该型设备多达上百个组件,任何一个组件都会影响数值,需要逐一分析判断,逐一筛选排查。更加棘手的是,该型设备不能断电,必须带电进行操作,这给雷磊磊的排查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压力。

队友们用眼神相互鼓励,很快配合着开始了如同外科手术般精准的操作。4个多小时作业后,数值恢复正常,雷磊磊和战友们浑身湿透,握电工具的手已经无法伸直。

“真是艺高人胆大!”提起这次经历,战友们纷纷竖起大拇指。雷磊磊感叹:“机电专业的任务需要大家相互配合,必须人人过硬。我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。”

三

在该部机电官兵心中,有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那一年,潜艇某管路突然发生故障,炽热的蒸汽充满了整个舱室,艇内气温骤然上升。副机电长孟昭旭推开战友,不顾一切冲进舱室。高温蒸汽不断从管道中喷出,现场险象环生。就在孟昭旭准备关闭阀门时,防护服袖口被高温蒸汽烫化,粘在了皮肤上。他强忍剧痛,继续处理险情。时

书信往来的时光

■郭 防

上世纪90年代,书信是亲朋好友联系的主要通信方式。当有心事需要倾诉的时候,铺开信纸,心里话就像春天融化的河水一样汨汨流淌。信寄出后就开始漫长的期盼。亲人之间、战友之间的情感,就这样留在了一张张信纸上。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都带不走那段印在信纸上的记忆。

提起写信,我最先回忆起第一次远离家乡参军入伍的那年。那年初冬,冒着随风飘零的小雪,我来到千里之外的东北。部队驻扎在深山,每天的训练结束后,最温馨、最幸福的那一刻便是读信。夜里,每当思念的种子发芽,我总会枕着父母和友人的来信,在心里一遍遍默念着信上的句句嘱托,那种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。

每当一封信寄出,就数着日子盼回信。等信的心情急切、激动,每天都猜测着信中可能提到的内容。连队每

隔一段时间才能收到一次邮包。每当看到邮包,新兵就会一窝蜂地跑过去,有时一次几封,有时一封都没有。收到信件战友跑到僻静处,轻轻撕开信的一侧,谨慎地拆开,生怕把精美的邮票弄折。小心地抽出信纸后,一字一字地品读,包括署名日期都不放过,生怕把家人的一丝一毫感情漏掉。这时的宿舍周围只能听到翻纸的响声和轻轻的阅读声。

隆冬,北方的大雪纷纷扬扬落在我们绿色的军大衣上。我渐渐适应了部队的生话,但还是期盼故乡亲友的来信。小小的书信承载着战士与家人、朋友之间的情感,是战士的温清守望,也是我们生活里不可缺少的调味品和精神养分,陪伴着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军旅时光。

“见字如面”是写信常用的词语,也是我们书写和阅读信件时最真实的感

间一分一秒过去,故障终于被顺利排除。然而,由于在有害环境下停留时间过长,孟昭旭不幸牺牲,成为战友们无法忘怀的遗憾。

“尽管当时身体已经虚脱,但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,就是必须完成好任务……”

“鲸港故事会”上,一级军士长沈淘金回忆起某次出海任务仍心潮难平。站在台上,沈淘金好像又走过了一遍自己的潜艇生涯。台下,年轻战友的目光汇聚在他身上。“浪花白”军装映衬下,这位深潜大洋30载的老兵已面染风霜、渐生华发,但身姿依然挺拔、双目炯炯有神。从新兵学徒到专业技师,从第一次看到潜艇到驰骋大洋数十万海里,沈淘金已成长为大家眼中不折不扣的“兵王”。

某次任务中,连续多日的涌流让艇员们出现了严重的晕艇现象。这时,某重要电机突发故障,潜艇面临失去主动力的危险。沈淘金经验丰富,但面对如此严重的涌流也有晕艇反应。他咬紧牙关冲在了抢修排故的第一线,连续奋战5小时……

故障排除后,沈淘金躺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。突然,警铃再次响起,一台冷风机“罢工”,舱内温度快速上升。长时间的作业让沈淘金疲惫不堪,但他知道,舱内温度一旦超出安全值,潜艇将面临巨大危险。于是,他再次冲进了故障现场。沈淘金将身体贴在机器上,右手小心地摸索着。此时,故障舱内热浪袭人,沈淘金感觉胸口仿佛贴着火炉一般,手上的皮肤火辣辣地疼。

经过数个小时的奋力抢修,冷风机恢复了正常,潜艇继续向目标前进。此时沈淘金已经虚脱,手上被烫得满是血泡。

沈淘金的经历令现场官兵敬佩不已,新兵更是在老兵的奋斗中受到鼓舞,纷纷发奋自内心地鼓掌。

守护“蓝鲸”、逐梦深蓝,是潜艇机电官兵的共同心愿。出航前夜,机电兵们不停穿梭在潜艇的各个舱室,在狭小的空间内细心准备着各项装具,蹲下来检查舱室内管路,在舱室管道间留下一个个让人踏实的足印……

受。在连队时,我经常趁着休息趴在床边给亲友写回信。一边写着,脑海中一边浮现出亲友熟悉的面孔、熟悉的声音。一封封信,那是情感的累积;一封封信,见证着我成长的印记。在父母的信中,出现最多的语言总是嘱咐我要好好照顾自己,听党组织安排……而在好友的信件中,我们用更多笔墨谈梦想,畅谈对未来的向往。

写信是一种感情的投入。一段段心事通过笔尖流淌到洁白的信纸上。写完后将信纸小心地装入精心挑选的信封里。那一刻,我的内心非常满足。

写信的岁月刻录了我们这些年轻战士的青春,为珍贵的亲情和友情铺垫了坚实的桥梁通道。那时候,书信是感情的纽带;现在的通信手段越来越发达,智能手机缩短了时空的距离,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方便,但电信讯号始终无法代替手写文字,承载一封书信的期待与情义。

鱼传尺素、雁寄鸿书,怀念书信来往的日子,更是怀念一种等待的美好心情。回忆写信的激动、等信的期待、读信的愉快,让我找寻到了记忆中许多珍贵的片段。曾与我通信的家人朋友,会不会偶尔读一读以前的信件,想起我们书信往来的时光呢?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西边的红艳云彩随着太阳的余晖渐渐消散,绵延起伏的山峰涂满了夕阳的金色。喀喇昆仑雪山之巅透出的光线,将最后的暖意洒向行驶在达坂上的车队。

新疆军区某团运输分队行进在喀喇昆仑的群峰间。透过结霜的车窗,天空仿佛触手可及。军医对山坐在尾车,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随车队执行医疗保障任务了。

“各车注意,前方即将翻越达坂,都打起精神来,保持好车距。”对讲机中传出的声音,瞬间打破车内的沉静。听到命令,对山把伴着杂音的对讲机紧紧贴在耳旁,生怕听不清。

车队间距逐渐拉大,车身不停抖动,行驶速度也慢了下来。

“军医,军医,后面有辆车鸣笛打双闪,要超咱们。”驾驶员紧握方向盘,在轰鸣声中告诉对山。对山听后,赶紧朝后望去,一辆拉煤的半挂车正试探着超车。他转头提醒驾驶员:“这样太危险了!咱们在达坂顶靠边停车。”

车停稳,半挂车也跟着停在了达坂顶。推开车门,高原的风像刀子一样划在每个人的脸上。顾不得裹紧大衣,对山顶着寒风快步朝后车走去。

半挂车上跳下一名驾驶员,言语中掩不住慌张:“解放军,我们车上有伤员,要赶紧送到医院,能让我们先过去吗?”他的声音着急得有些打颤。“翻达坂超车太危险了,再着急也不能冒险啊,先让我看看,我是军医。”对山说完,赶忙上车查看情况。

半挂车的后排躺着一个小伙子,嘴大张着,用力呼气,两只手不停地乱抓,不时发出呻吟。

对山从半挂车驾驶员那里了解到,他们兄弟两人从外地来到高原打工,弟弟在工地施工时,不慎从高处坠落,腿摔折了。工地附近没有医疗站,伤员未做任何处理就被送上半挂车赶往县城。

对山心里替伤员担忧,最近的医疗站在300公里外,伤员要是坐车颠簸四个小时,肯定会有危险。

“快把车上的医疗箱拿过来,给伤员测心率和血氧。”对山一边观察伤员情况,一边汇报情况。“指挥员,我是对山,我在达坂顶遇到地方群众左腿骨折……”

“尽全力救治”,指挥员在对讲机另一头命令道。

“血氧饱和度72%,心率100,让病人吸氧。”同行的卫生员随即卸下车内的氧气瓶,搬到半挂车上。对山一边安抚伤员的情绪,一边用急救创伤绷带和夹板对伤员小腿进行固定。

伤员的哥哥在车旁,紧张得来回踱步,但望着眼前的这位军医,黯淡的眼里逐渐有了希望。

天边最后一抹晚霞的云彩也消失了,夜色像幕布一样悄悄铺展开来。

此时,半挂车旁停下了几辆过路的车,驻足的路人纷纷拿出手电,为对山照

温暖留在喀喇昆仑

■梁佳伟 程立

“我暖瓶里有热水”“我还有两罐氧气,我这就去拿”“医生,我给他拿点红景天”……寒夜里,大家纷纷从自己车上拿下物资站在半挂车旁,为伤员送去温暖。

伤员的呼吸逐渐平顺。对山把军大衣披在伤员身上,拍了拍伤员哥哥的肩膀安慰道:“没事,你弟弟情况目前基本稳定,这是止痛药,每4个小时服用一片,你拿着。”

此时,伤员哥哥激动得说不出话。他跑回车上,将馍和矿泉水全部拿了下来,硬要塞给对山。“感谢你们,我走得着急,啥也没准备,这些吃的,你们收下吧。”

“到医院还得3个小时,心意我心领了,你们抓紧时间上路吧。这是我的联系方式,如果有什么情况,随时给我打电话。”对山握着伤员哥哥的手说道。伤员哥哥启动车辆,将头伸出车窗,不停地挥手,向对山喊着:“谢谢你们了,谢谢你们了,解放军同志。”

此刻的喀喇昆仑皓月当空,繁星明亮,映照着重前的道路。坐在车中,大家还牵挂着那兄弟二人。

夜,依旧寒冷,但此刻官兵的心是暖的,半挂车上的兄弟和过路的游客也是如此。

远处目的地的灯塔逐渐清晰,灯光变得愈发明亮。手机短信通知的声音传来,对山打开手机,是伤员哥哥发来的短信:谢谢您,我和弟弟已经到医院了,解放军都是好样的,我们永远相信人民子弟兵!

母亲的手

■燕 晓

我总惦记着母亲受伤的手,便让妹妹拍几张照片。起初母亲并不情愿,说自己的手不好看。我想,可能是我那晚说的话让母亲伤心了。再三劝说下,母亲总算答应让我帮她看看。收到照片后,我沉默了。母亲的手掌,手背粗糙干燥,像被砂纸磨过一样。手指甲变软,手指明显浮肿,两只小拇指已然弯曲不能伸直。这苍老的手,让我联想到母亲青春不再的面庞,想起她的白发。

童年的记忆,如潮水般向我涌来。我们三兄妹小时候,父亲经常不在家。秋季,天气转凉,母亲每天一早独自到地里收玉米。有一天下午,天空忽然阴沉下来,转眼间下起瓢泼大雨,气温急转直下。我和妹妹围在火炉前取暖,焦急地等待着母亲。雨一直下个不停,母亲冒着大雨安置好所有粮食。等她回来时,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,一双手被雨水泡得苍白浮肿……

冬天时农活虽少一些,家里却还有牲畜需要饲养。母亲自己种了几亩大白菜,每次采摘时,总是赤着手刨冰;切碎菜叶煮汤时,冰渣子与菜刀撞击的声音清脆可闻;为此,母亲的手也总长冻疮……

过往种种,让我不禁想起孟郊的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。

时光飞逝,母亲忙忙碌碌几十年了,头上的青丝已经变得花白。父亲说母亲的手非常漂亮,肯定不是假的。她曾经也是花一样的青春少女,拥有细腻柔软的双手。只是,成为妻子和母亲之后,她日夜为家人操劳,青葱玉指早已老茧遍布。母亲的青春变成了对家人的关爱和期盼,刻在双手的每一道皱纹里。

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,深情凝望

老屋的旧皮箱里,装着母亲年轻时时的照片。照片中母亲乌黑的秀发、青涩的面庞、白皙的手指,洋溢着青春的气息。然而照片只是过去,我懂事以来,母亲总是忙碌的。

我参军入伍后,回家的日子一只手便可悉数罗列。偶尔回家探亲,母亲总是闲不住。我劝她:“难得周末,妈你歇会儿吧。”母亲嘴上答应,实际上,不是在厨房做饭,就是在客厅清扫。

有一次我休假,还未到家时,母亲就打电话说准备了我最爱的辣子鸡,她和父亲都非常想念我。

那天吃过晚饭,我们围坐闲聊,谈到了家里人谁的手最漂亮。

我说:“爸的手最好看,手掌宽大有力,指甲月牙形。”

父亲说:“还是你母亲的手最好看,又细又长,又白又嫩。”

“哪里好看咯。”母亲不好意思地说道,说完就悄悄把手放在了身后。

“好看是好看,就是累弯了。”妹妹说话的同时,握住母亲的手。那时我没细看过母亲的手,以为父亲说的话,不过是夫妻之间相互欣赏。

假期短暂,很快就回单位了。有一天和妹妹打电话时,才知道母亲切菜伤到了手,左手食指连指甲被切掉一大块,血流不止,疼得整晚睡不着。那时候父亲在单位驻守,我也不在身边。她为了不儿女添麻烦,一直忍着没说,直到妹妹回家才告诉我们。



霞光万丈(中国画)

陈海安作



长 征

第五七六九期